西方画作中的阅读史

■ 许欢　罗永航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北京 100871

摘　要：[目的/意义]以西方画作为切入点研究西方阅读史的发展历程，探究图像视角下西方阅读史的发展特点，实践以图证史的研究路径，为中国阅读史的研究提供借鉴。[方法/过程]以588幅阅读主题的西方画为研究对象，使用图像分析法，在梳理和描绘图像视角下西方阅读史发展演变的基础上，分析不同时代对阅读行为认知的演变，最后总结图像视角下的西方阅读史特征。[结果/结论]图像视角下的西方阅读史具有以人物为中心进行叙述的特征，宗教主题的阅读贯穿始终。使用绘画作品进行阅读史研究应该考虑时代因素、绘画目的和艺术加工程度的影响。

关键词：西方阅读史 阅读文化 图像研究
分类号：G239.19

1　引言

阅读的历史本就是文本世界与读者世界相遇的历程[1]。古希腊罗马时期，在拼音字母和莎草纸的影响下，书写不断兴盛。公元前4世纪末，由口头传播的社会知识已经决定性地转变成了书面传播[2]。中世纪时期，基督教通过兴办教会学校促进了人们识字水平的提升和阅读发展，同时，也使得宗教成了这一时期阅读的唯一主题。近代以来，印刷术和纸张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阅读行为。从17世纪晚期开始，西欧读者的阅读方式由"精读"转变为"泛读"，从此人们对阅读基本功能的认识得以转变：阅读从终点转变为桥梁。

阅读史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不同历史时期知识流动的状况及人们认识和理解世界的视角，进而对历史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和把握。有研究者指出，资料难觅是进行阅读史研究的首要障碍[3]。阅读是一种极度个人化的行为，文本的解码和阅读意义的产生过程都发生在个人的精神世界，鲜有资料记录这一过程。笔者认为，阅读作为一种实践行为，受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影响，尽管读者阅读意义的构建过程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但从本质看，这些意义是由时代和群体赋予的，因而读者的阅读行为也带有强烈的时代和群体印记。这为通过外部材料探究读者的精神世界提供了基础。

随着"读图时代"的到来，图像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雅各布·布克哈特认为图像和历史遗迹是"人类精神过去各个发展阶段的见证"，能用于解读"特定时代思想的结构及其表象"[4]。弗朗西斯·哈斯克尔在著作《历史及其图像：艺术和对往昔的解释》中对"图像证史"的合理性做了阐释[5]。

画作是创作者通过运用线条、颜色等元素来勾勒形象、描绘场景并传达一定意图的艺术作品。阅读作为一种实践活动，总是发生在一定的场景。从这一角度来说，通过画作来研究阅读具有天然的契合性。西方绘画有着悠久的历史，众多画作保存至今，丰富的画作中有相当一部分描绘了不同时期人们阅读的场景，是研究西方阅读史的重要材料。然而，当前从图像视角对西方阅读史进行梳理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本文以法国卢浮宫（Musée du Louvre）、英国大英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Hermitage Museum）、美国大都会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的数字化藏品为主要收集对象，加上"世界艺术鉴赏库"和"Gallerix"两个综合性的艺术品搜索引擎所搜录的藏品，共同构成本研究的画作来源，在不同的资源站点采用检索式：主题/简介 ＝ 'read' or 'book' 进行检索，画作的地区限定为欧洲，时间选择

作者简介：许欢，讲师，博士；罗永航，硕士研究生，通信作者，E-mail：luoyonghang22@163.com。
收稿日期：2022－07－29　修回日期：2022－08－25　本文起止页码：101－110　本文责任编辑：徐健

从古希腊至 20 世纪，经过人工浏览筛选出符合条件的 588 幅画作（检索时间为 2022 年 4 月）。筛选的标准借鉴“读书图”的定义，选取人物和书籍处于同一画面，人物做出将要阅读、正在阅读或刚刚读毕之状的图画[6]。本研究期望从图像视角立体化地呈现西方阅读史发展的历程，同时实践以图证史的研究路径，为中国阅读史的研究提供借鉴。

2 西方画作中的阅读影像分析

2.1 画作中的阅读史发展历程

2.1.1 古希腊罗马时期的阅读

古希腊时期的绘画形式以瓶画（一种陶器上的装饰画）为主，绘画风格偏写实化，主要描绘了古希腊人阅读诗歌的场景。从为数不多的阅读影像中可以推测出：古希腊时期阅读的载体主要为卷轴和泥板，内容以诗歌为主；在读者群体上，除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男性外，在古希腊社会中识字水平较低的女性也以读者的身份出现在画作中；在阅读的形式上，集体阅读占据了主流，个体阅读的场景罕见。同时，集体阅读场景中除读者外，通常还会有手持乐器的演奏者伴随着出现，侧面说明了古希腊时期的阅读是一种吟唱式的有声阅读。

镶嵌画和壁画是古罗马时期绘画的主要形式，古罗马人在绘画题材上注重世俗生活，表现手法上追求宏伟壮丽。然而在与阅读有关的画作中，神话人物的身影也并不少见，尤其是缪斯女神的形象经常出现在阅读场景中。两幅出土于庞贝古城的 1 世纪壁画（现藏于卢浮宫）刻画了女神缪斯头戴月桂花环手持卷轴阅读的场景。如图 1 所示：




图 1 两幅庞贝壁画

除神话人物外，诗人的形象也经常与阅读联系在一起。女诗人萨福的肖像画（庞贝壁画，出自 VI 西方岛）中，她嘴唇紧靠着一支手写笔的一端，手握着一个四联幅的涂蜡板。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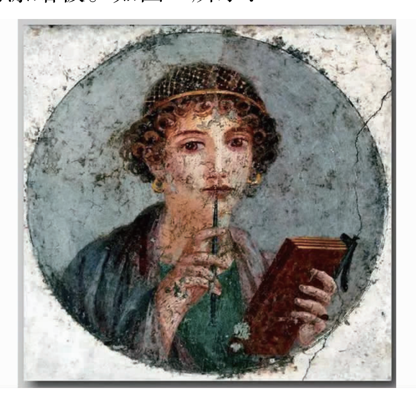


图 2 所谓萨福的肖像

古罗马时期的阅读影像提供的信息印证了抄本的装帧形式在古罗马时期就已经存在，同时从这几幅画作中读者手持的形态各异的读物来看，这一时期的载体类型较为多样。就读者构成和阅读内容而言与古希腊时期差别不大。但值得一提的是，此时已经出现了描绘个体阅读的场景。

2.1.2 中世纪时期的阅读

中世纪的绘画偏向于对主观精神世界的表现，在题材上受到基督教的制约，以圣像画为主，主要描绘了圣洁的人或神圣的事件。受此影响，中世纪时期的阅读影像以宗教人物的阅读场景为主，读者主要是基督教的圣徒、圣母和圣子，阅读内容与宗教教义相关。值得一提的是，在部分阅读影像中，书籍成了识别圣徒具体身份的重要线索。圣保罗肖像（意大利画家力宝特·梅米 1330 年所作祭坛画，现藏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院），其身份的定位正是依靠其左手所托举着的那几本写着“. AO. ROMANO”（代表写给罗马人的书信）的白色封面小册子——传说中使徒保罗写给各地教会或个人的信。这些书信广泛阐述了信仰、神学、伦理等问题，是后世基督教教义、教规的重要依据之一（见图 3）。

中世纪时期的阅读影像中，读物的主流形态是抄本样式的书册，然而在多数圣徒肖像画中，书册时常处于一个闭合的状态，且伴随圣徒们出现在各个场景之中。笔者认为这样的表现形式除了上文提到的用书籍来侧面表现读者具体身份外，也代表了基督教对读写能力和知识的掌握，并基于此能通过阅读《圣经》与上帝对话，了解上帝的旨意。从这层含义上看，圣徒肖像中的书籍元素具备了超越个体层面的意义，成为一个群体的象征。圣徒们领会上帝旨意，传播基督教义的身份通过手持书册的形象在绘画中得以体现。



图3　圣保罗肖像

2.1.3　文艺复兴时期的阅读

文艺复兴时期，阅读影像中宗教题材画作占比有所下降，但仍占据主流。同时在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宗教人物一改中世纪人物呆板、庄严肃穆的表情，有着更加人性化的、丰富的精神面貌。世俗题材画作占比逐渐上升，肖像画是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受艺术赞助者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人物肖像以市民团体（如商业和手工业行会）、宗教团体、宫廷和富有的个人等社会上层阶级的人群为主。这些社会上层阶级人物的肖像类画作中，读者视线大多没有落在手上的读物，呈现出正要阅读或者已经阅读结束的状态，读物可能仅仅是体现人物特质的装饰物。

文艺复兴时期的阅读影像中宗教神话人物依然占据了主流，但修士和贵族、商人等社会上层阶级读者形象开始兴起，其中，男性读者的数量显著高于女性。这一阶段，世俗读者数量的增多体现了在人文主义的影响下，人们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从宗教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意识到阅读并非是为宗教服务。在世俗读者中，上层阶级读者完全占据主流，一方面是由于这一时期平民教育尚未普及，而上层阶级通过教育在识字水平上远超平民；另一方面是由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们依赖教会、商人行会、王国贵族等的艺术赞助进行艺术创作，因而在描绘对象上会以此类人群为主。

文艺复兴时期画作中的读物既有中世纪羊皮纸材质的手抄本，也出现了纸质读物。在内容上，宗教类书籍仍然占据了重要地位。受文艺复兴思潮的影响，一些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读物也是这一时期读者阅读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2.1.4　17－20 世纪的阅读

在 17－20 世纪的阅读影像中，宗教主题的画作占比进一步缩小，普通民众阅读影像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与形式相对单一的肖像画相比，普通民众阅读影像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更为丰富，具体体现为阅读场景更加多样、阅读人群和阅读内容的构成更加丰富。

在阅读场景上，该时期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室内场景的限制，将阅读场景扩展至公园的草坪上、海边或森林等户外场景。这一变化与人们对待阅读的态度及书籍形态的变化息息相关。随着识字水平的不断提升，阅读对于 17－20 世纪的读者而言不仅仅是获取知识的途径，更是一种休闲娱乐的方式；书籍、报纸、杂志等不同类型的读物在便捷携带的同时也丰富了读者选择。

这一时期的读者构成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有大量的女性阅读场景；二是在读者的职业上有了更细致的区分，通过阅读书籍内容的不同凸显了医生、天文学家、音乐家等不同身份的特质。

2.2　阅读影像的类型

通过对 588 幅西方画作内容主题的分析，可将西方阅读主题的影像划分为宗教题材、世俗题材和其他类型阅读影像三类。

2.2.1　宗教题材阅读影像

宗教题材的阅读影像主要指以宗教人物阅读或宗教故事中的阅读场景为主要内容的画作。具体来看，又可以被细分为圣徒肖像、圣母子肖像和圣经典故三类。

（1）圣徒肖像类。圣徒肖像类阅读影像描绘的画面通常是一个或多个圣徒（通过人物脑后的光环来体现其神圣的身份）手持书册，采用站立姿态面朝前方，脸上无明显的表情，整体呈现出一种庄严肃穆的氛围。在多数圣徒肖像画中，书册都处于闭合的状态，且伴随圣徒们出现在各个场景之中，见图 4。

（2）圣母子肖像类。圣母子肖像类阅读影像以圣母和年幼的圣子为主体，描绘了圣母陪伴圣婴的场景。画面中，圣母常常怀抱圣婴，且圣母通常处于正在阅读或者是刚刚结束阅读的状态，见图 5。

（3）圣经典故类。圣经典故类阅读影像以圣经中记载的事迹典故为主要内容，描绘了天使报喜、基督受难和圣母加冕等场景，见图 6。

宗教题材的阅读影像自中世纪时期兴盛，直到 18 世纪后逐渐衰落。中世纪时期，为了体现宗教人物的神圣和威严，画作中的人物通常是一副呆板、庄严肃穆的表情。文艺复兴时期，受人文主义的影响，画家笔下的宗教人物开始具备“人的特性”，面部表情变得更加



图 4 圣克莱尔肖像

注:意大利画家力宝特・梅米 1330 年所作祭坛画,现藏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院



图 5 谦卑的圣母

注:意大利画家乔凡尼・迪・保罗 1440 年所作祭坛画,现藏于蒂森博物馆

丰富,但仍旧保留了一些神的特征,如人物脑后的光环。17 – 20 世纪的阅读影像中宗教主题的画作占比缩小至 10% 左右,且宗教人物在呈现上也与世俗人物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2.2.2 世俗题材阅读影像

世俗题材的阅读影像主要指以世俗人物阅读或世俗的阅读场景为主要内容的画作。具体而言,世俗题材阅读影像又可以细分为人物肖像、女性读书图、户外读书图和光下读书图。

(1)人物肖像。肖像画是描绘具体人物形象的绘画,重在表现人物的典型特性。最初,肖像是少部分人的专属,主要描绘的对象是宗教团体、宫廷和富有的市民阶层,17 世纪之后,普通民众的肖像画才逐渐兴起。在肖像画中读者常常手持书册,并以正在阅读或已经



图 6 天使报喜

注:荷兰画家汉斯・梅姆林 1465 年所作画作,现藏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阅读完毕的姿态出现,如图 7 所示:



图 7 约翰・贡德赛尔夫爵士

注:德国画家汉斯・霍尔拜因 1532 年所作画作,现被英国皇家收藏

(2)女性读书图。17 世纪后,阅读图像中专门描绘女性阅读场景的画作数量开始增多,其表现内容也比较多样,大致分为以下几种:第一类是刻画女性阅读信件的场景,从她们的神态中可以感受到信件所承载的喜悦、思念等情感;第二类是刻画老妇人阅读的场景,相较于年轻女性阅读图的轻松、愉悦,这一类画作的色调相对更加沉重,读者的神态也更加专注,见图 8。第三类是刻画一种休闲活动的女性阅读场景,这一类画作中的女性在阅读时姿态显得松弛且慵懒,而阅读更像是一项消磨时间的活动。

(3)户外读书图。19 世纪,在浪漫主义的影响下,以户外为背景的画作数量增多。阅读不再被限制在室内空间,阅读场所更加多样和随意,一定程度上表明阅读越发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一件事,见图 9。

(4)光下读书图。17 – 18 世纪的绘画重视光影的运用和表现,这一时期的画作通过运用光线的明暗效



图 8　正在阅读的老妇人

注:荷兰画家盖里特・德奥 1631 年所作画作,现藏于阿姆斯特丹美术馆





图 9　穿黄裙子的女人

注:英国画家查尔斯・爱德华・佩鲁吉尼于 1880 年代所作画作,现被私人收藏

果使得读者脸上的表情更加突出,从图 10 中人们可以看到读者专注的神情。



图 10　在烛光下读书的年轻人

注:荷兰画家马提亚斯・斯托姆 1628 年所作画作,现藏于瑞典国立博物馆

总体上,世俗题材的演变经历了一个由精英阶层到大众阶层的过程。中世纪时期世俗题材的阅读影像开始出现,世俗社会中处于社会上层阶级的人物如贵族、修士和商人的阅读影像占据了主导地位。到了 17 －20 世纪,西方绘画进入近现代发展时期,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推动下,阅读影像中的世俗性不断增强。以普通民众为主的民众阅读主题在占比上超过了以社会上层阶级为主的世俗人物肖像主题,普通人的阅读成为 17 －20 世纪阅读影像的重要组成部分。

2.2.3　其他类型阅读影像

古希腊罗马是阅读史和西方艺术发展的重要时期,然而由于年代久远,很多艺术品都已消逝在历史的洪流中,画作数量的稀缺使得我们难以对其阅读影像进行细分,因而将其统一归入其他类型的阅读影像。

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的阅读影像中,诗歌的阅读是最主要的题材。在此类型的画作中,读者(包括神话人物和世俗人物)常常双手展开卷轴,朗读上面所记载的诗歌,其周围常伴随着手持竖琴或其他乐器的人物为其伴奏。图 11 描绘了古希腊人阅读萨福诗歌的场景。



图 11　阅读萨福的诗

注:公元前 440 －430 年的一件瓷器,现藏于希腊国家考古博物馆

除了作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画作外,新古典主义时期也有一定数量描绘古希腊时期阅读场景的画作,其中古希腊诗人和哲人阅读的场景占据了主流。然而这一类画作绘制出来的古希腊罗马时期的阅读场景或多或少都存在考证不严格的问题,这对我们了解古希腊罗马时期人们阅读的真实情况十分不利。劳伦斯・阿尔马・塔德马于 1885 年创作的“阅读荷马的著作”描绘了一位戴着月桂花环的年轻诗人正在向一位节日装扮的观众阅读荷马著作的场景,然而画面中竟出现了一种并不存在于 19 世纪之前的玫瑰,见图 12。

2.3　画作中的阅读要素分析

2.3.1　画作中的读者

根据身份的不同,画作中的读者大致可以分为宗教人物、上层阶级读者和世俗阶层读者。

宗教人物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最主要的阅读



图 12 阅读荷马的著作

主体。圣杰罗姆是最常与书籍一起出现的圣徒，这可能与其身份有关。在天主教会，圣杰罗姆被公认为翻译家、图书管理员和百科全书作者的守护神，这些象征意义使其常常与书籍共同出现。圣母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宗教读者形象，在基督教神话里，圣母玛利亚享有——“智慧宝座”（Sedes Sapientiae）的虔敬之名，是智慧的象征。此外，圣母的阅读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那个时代女性读者形象的代表。

世俗人物的阅读形象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兴起。最初，世俗读者中上层阶级读者完全占据主流，一方面是由于这一时期上层阶级通过教育在识字水平上远超平民。另一方面是由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们依赖教会、商人行会、王国贵族等的艺术赞助进行艺术创作，因而在描绘对象上会以这类人群为主。到了 17 – 20 世纪的阅读影像，世俗读者形象已完全占据主流，平民读者和女性读者形象迅速崛起。平民读者形象的崛起表明了教育的普及使得阅读有了更为广泛的人群基础，同时在科学理性观念的影响下，普通民众对阅读也越发重视。

2.3.2 画作中的读物

画作中的读物依照形态的不同可分为卷轴、羊皮材质的手抄本和纸质读物。

（1）卷轴形态的读物主要出现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画作中，中世纪时期也有少部分画作中的读物是卷轴形态，读者常以双手展开卷轴的姿态进行阅读，其内容以诗歌为主。

（2）抄本形态的读物从中世纪时期开始出现并兴盛，从读者的身份以及中世纪时期的整体情况可以基本确定其内容多为宗教书籍。画作中绘制的抄本体积都比较大，也符合中世纪时期宗教书籍的特点——因朗读需要，开本通常做得较大。在书籍的具体细节上，绘画中的读物都显得比较简洁，封面多为纯色且无其他装饰，这与人们对中世纪时期抄本豪华封面的认知是有矛盾的，推测这可能与基督教的禁欲主义有关。从画家绘制的搭扣元素上人们可以推测出中世纪时期书籍的材质是羊皮纸——羊皮纸会因为温度和湿度变化而膨胀收缩，所以必须加上封面然后用搭扣或者皮带固定防止变形。

纸质读物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出现，并最终演变为主流。从读物的具体内容来看，宗教类书籍仍然占据了重要地位，一些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读物也是这一时期读者阅读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图 13 所示，画作中的小纸张上写着“Truth breeds hatred”（“真理滋生仇恨”，来自人文主义者中流行的罗马喜剧中的一句话）。



图 13 赫尔曼·冯·威迪三世肖像

注：德国画家小汉斯·霍尔拜因 1532 年所作画作，现藏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17 – 20 世纪以来，画作中的读物无论是在装帧层面还是在内容层面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书籍、报纸、杂志等不同类型的读物出现在了画作之中；另一方面，书籍的搭扣设计基本难觅踪迹，说明纸张已经完成了对羊皮纸的替代。同时，根据读者身份的不同，阅读内容的差异也比较大。如摆在医生面前的是药物的配方，天文学家研究的是天文学方面的内容等。这一时期有大量的女性阅读场景，但大多都未绘制出具体的阅读内容，仅从读者的神态来看，她们阅读的应当是小说一类既简单易懂又能消磨时间的读物。

2.3.3 画作中的阅读场所

受宗教题材画作和肖像画作的影响，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多数画作中阅读场景要么具有神圣化特征，要么是纯色的背景，识别人物阅读的具体时空场景较为困难。而在可识别的时空场景中，室内场景的阅读一直以来都显著高于户外场景。室内阅读场景中，桌边、窗下、灯光/烛光下是占比最高的几个场景。同时，灯光和烛光的出现也表明了部分阅读活动发生在夜晚。

户外场景的阅读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就已经存在，但其占比一直保持在 10% 左右。在具体场景上，

人物进行户外阅读的场景多种多样,既包括在草坪上、也包括在海边、森林里或者是树下。

3 阅读在不同时代画作中的演变特点

3.1 阅读影像主题的演变

西方画作中的阅读影像在主题上呈现出了由宗教到世俗的变化趋势。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宗教阅读影像逐渐减少,世俗阅读影像逐渐增多,这与西方绘画主题变化的总体趋势相符。

绘画主题由宗教神话转向世俗生活的演变也反映出整个西方文化的大转变。西方传统文化一直以来都被看作一种重彼岸、尚超越的宗教性文化。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它的重心是落在虚幻的神人关系之上,使得超现实的信仰祈度和超经验的形而上学成为推动西方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杠杆[7]。13 世纪以后,在人文精神的影响下,加之教会面对肆虐的黑死病束手无策,人们渐渐对宗教神学产生了怀疑,取而代之的是对生存的渴望和对现世幸福生活的向往。这也使得艺术家们开始将目光投向世俗生活,宗教神话不再是艺术创作的唯一选择。

3.2 阅读主体的转变

人物是绘画创作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西方阅读影像中的阅读主体呈现出从精英到大众的演变特点。同时,17 世纪以来女性读者形象的普遍化也是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

3.2.1 从精英到大众

阅读群体由精英到大众群体的转向大致与两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方面,17 世纪上半叶,随着公共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普通民众的识字水平有了较大的提升,现实生活中普通民众的阅读变得常见。另一方面,文艺复兴时期,画家主要受市民团体、宗教团体、宫廷和富有的个人的资助进行绘画创作,在内容创作上会更加迎合这一群体的取向;16 世纪末,尼德兰革命使荷兰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荷兰经济飞速发展,新富裕资产阶级大量崛起,艺术的赞助者由贵族和教会转向了大众,绘画作品的受众也发生了转变,艺术作品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商品。同时,荷兰人秉持相对世俗而勤奋的价值观,认为任何职业的劳动都有尊严,这也使得荷兰市民阶层有了表现个人生活风貌的冲动。这种情况下,普通百姓逐步成为了肖像画中的主角。

3.2.2 女性读者形象的普遍化

17 世纪以来,女性读者形象普遍化,这是现实层面和象征意义层面要素共同推动的结果。从现实层面来看,女性社会地位不断提升和女性教育的普及为 17 世纪以来女性读者形象的普遍化提供了基础。古罗马后期,罗马商品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女性开始突破家庭劳务的限制,参与社会财富的创造,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8]。中世纪时期盛行的“圣母崇拜”体现了女性地位的提升。这一时期除了少数贵族女性能通过私人教育掌握读写能力外,一些想要成为修女的女性也能够在教会中得到教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发展,社会对教育重视程度提升,增加了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促进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这一时期的文学和艺术作品常以“赞美女性”为主题[9]。宗教改革的兴起也对以基督教教育为主干的西欧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拉开了西方教育走向国家化、世俗化和普及化的序幕。尽管新教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与天主教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但由于传教需要,它推动了女性初等教育的发展,女性识字率有了一定的提升。在此基础上,17 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使得女性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

现实层面各因素的变化为女性阅读群体数量的扩大打下了基础,而女性形象与阅读在象征意义层面的契合则使得女性读者形象在图像领域中不断兴盛。女性形象作为承载审美理想的载体,一直在绘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爱情、性和女性自我意识的表达等都是女性形象在西方绘画史上的典型象征意义[10]。女性形象与阅读在象征意义层面的契合主要体现在:女性形象象征的是肉体层面上的美,而进入 17 世纪以来,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阅读对于个人思想文化提升的重要性,认为阅读象征的是思想层面的美。肉体层面的美与思想层面的美的统一使得女性阅读形象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3.3 阅读的象征意义

阅读在画作中的象征意义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在没有描绘具体阅读内容时,阅读这一行为本身的象征意义;另一种是则是在描绘了具体阅读内容时,阅读特定内容这一行为的象征意义。当特定的阅读内容被描绘出来时,被阅读的具体内容的象征意义往往比阅读这一行为的意义更重要,其象征意义也较为容易辨析。如文艺复兴时期部分贵族和商人的肖像中,一些可辨别的词句将这些读物的身份指向了古希腊、罗马的著作,如“aeneid”(古罗马史诗《埃涅伊德》),画作中这些内容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主张。对于此类象征意义本文不做过多讨论,重点关注阅读行为本身的意义。从画作中阅读行为的象

征意义来看,艺术家群体从古希腊时期就认识到了阅读的功能性作用,但由于各个时期对阅读行为理解的不同,在阅读功能性的表现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具体而言,古希腊时期对阅读功能的认知是内容的记录和复现。在古希腊时期的阅读影像中,阅读与诗歌吟唱有紧密的联系——阅读时常常伴随着乐器的弹奏。从目的论的角度来看,古希腊诗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关注道德教化的实用艺术,用诗歌的形式,向其他人进行传布、交流、提示和教育[11]。结合古希腊时期绘画的写实性,可以认为阅读在古希腊时期的象征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象征古希腊时期阅读的有声性;二是象征着内容的表达与传播。

古罗马和中世纪时期则在不同程度上将阅读"神化",认为阅读是与神明沟通的途径。在古罗马时期的阅读影像中,阅读通常与代表智慧之神的缪斯女神及维吉尔、米南德、萨福等诗人形象共同出现,带有知识与智慧的含义。而漫长的中世纪中,在教会的统治之下,阅读从属于宗教。这一时期的阅读影像中,书籍成为了宗教信仰的载体和读者身份的象征。

文艺复兴时期,在人文主义的影响下,阅读回到世俗。伴随着印刷术和纸张的出现,人们对阅读提升个人能力的认知越发清晰,但这一认识可能限于社会的上层阶级。在文艺复兴时期的阅读影像中,阅读不再是宗教人物的专属,一些贵族、商人和艺术家也常以手持书册的形象出现在肖像画中,但普通民众的阅读影像却依然罕有。书籍(特指无法分辨其内容的书籍)出现在肖像画作中,往往代表着画像中的人物具备读写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画中人物的社会地位。而在宗教题材画作中,宗教信仰仍然是阅读的重要象征意义。

17－20世纪,在科学理性的推动下,社会大众普遍认识到阅读的重要性。同时,随着阅读能力的普及,阅读越来越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其象征意义也逐步回归简单。17世纪一时期的阅读影像中,阅读常常与光联系在一起,光线的存在增强了读者面部的表现,从读者的表情可以看出来他们在阅读时的专注,仿佛在默默吸收和消化书籍传递的内容。阅读在这一时期回归其最本质的意义——获取信息和知识的行为。18世纪洛可可风格的画作中,阅读成为了体现贵族学识渊博、斯文形象的修饰物。如著名的蓬巴杜夫人肖像刻画了她美丽的容颜和华丽的珠宝服饰,但其手中却握着一本被翻得有些磨损的书籍,以此来体现这位贵妇人对知识的向往和其自身的学识。19世纪,工业发展使社会出现巨大变化,艺术家开始把目光转向新的现实,现实主义艺术家用自己的作品揭示社会矛盾,表现普通人的生活。20世纪的画家由描绘客观物质的形态走向表现画家自我内在精神为追求。这一阶段的画作中,阅读成了一种休闲娱乐活动的象征,人们以慵懒轻松的姿态在沙发、户外长椅或公园草坪上进行阅读。

由上述分析可知,就阅读行为本身的象征意义而言,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层是表明绘画主体与阅读的关系——常表现为绘画主体对读写能力的掌握;第二层则是在此基础上结合阅读的对象、内容和形式等其他信息引申出来的对绘画主体的学识智慧、价值取向和身份地位等的象征。

4 图像视角下的西方阅读史的特征

图像与文字都是传播信息的媒介或符号,文字强调逻辑与理性而图像强调的则是感性的认知。这使得阅读史在文字视角和图像视角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4.1 以人物为中心的叙述

在和语词的长期共存与竞争中,图像总是处于被贬义的地位,这使得在叙事思维上,与语词相适应的时间性逻辑占了支配性的地位,反映到叙事方式或叙事结构上就是明显的线性因果特征[12]。正因如此,文字视角下的阅读史是一种人物、读物、时间、地点、事件等因果要素齐全的历史。而图像是一种定格的艺术,具有空间化、去语境化的特点,体现在图像视角下的阅读史中就是以人物为中心的叙述方式——模糊了阅读的内容和时空背景,着重突出阅读人物。

这一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由于大部分的阅读影像都属于肖像画,读者的形象在其中占据了最主要的篇幅,读物、背景等更像是一种装饰性元素。其二,读物和阅读的时空背景成了体现人物身份的线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读写能力都被掌握在社会上层精英的手中,因此在绘画作品中,阅读也就成了这一类人群彰显身份地位的重要元素。

受此特点影响,图像视角下的西方阅读史更像是一部读者的历史。从中人们能够清晰地感知到阅读人群从宗教人士过渡到社会上层精英群体最终向社会各阶层民众扩散的演变过程,也能感受到17世纪以来女性读者的不断普遍化。

4.2 宗教阅读贯穿始终

尽管图像视角下的阅读史和文字视角下的阅读史在叙事的逻辑上存在差异,但这两种视角下的阅读史

许欢，罗永航. 西方画作中的阅读史[J]. 图书情报工作,2022,66(20):101－110.

都呈现出同一个特征——宗教阅读贯穿始终。

图像视角下的阅读史中宗教阅读主题的画作可以细分为两类：一类是圣徒和圣母等带有神话色彩的宗教人物的阅读；另一类则是世俗人物阅读宗教读物。前者在 17 世纪巴洛克艺术风格之后开始大范围的衰减，后者在 19 世纪的画作中还能找到踪迹。

图像视角下的阅读史中，宗教阅读具有的顽强生命力，可能与以下原因有关：首先，现实中宗教势力的强大以及人们普遍阅读宗教书籍的现状为绘画的创作提供了现实的依据。其次，由于图像直观性强，其阅读门槛相对较低，故在教育程度普遍较为低的年代里，成为了教会传播信仰的重要手段之一。教会团体也是艺术家获取资助的重要来源。最后，这可能还与根植于西方传统文化中的宗教信仰有关。宗教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深远影响决定了宗教题材在绘画作品中顽强的生命力。而圣经等宗教类读物在宗教中享有的地位又使得宗教类阅读画作经久不衰。

4.3 阅读史的立体化呈现

阅读是阅读主体与文本相互影响的过程，是阅读主体实践活动与精神活动的一种体现，阅读者的情感和态度是阅读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文字系统的高度抽象性使其叙事逻辑在突出理性特质的同时会在不自觉中忽略掉部分感性的认知。图像则是一种非理性化的媒介，其承载了创作者对世界的感性认识。西方绘画中的阅读影像能够立体化地呈现画家与阅读主体的感性认知，让阅读史变得更加的鲜活与生动。

中世纪时期的阅读影像大量使用金色作为主色调，营造出一种神圣庄严的氛围，配合中世纪时期人物呆板肃穆的神态，这时期的阅读给人以一种权威感。手持书册的宗教人物形象仿佛是手握秩序巡视人世间的神灵，与中世纪时期宗教的高压统治相吻合。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将几何学、透视学和解剖学运用到绘画创作中，让画面中的人物形象逼真，油画材料的使用也使得这一时期的作品更加的细腻。这一时期描绘的读者主要是贵族和商人等社会上层阶级，作为阅读者，他们的视线很少聚焦在手中的读物上，而是看向画作之外，颇有一种表演的意味。17 世纪巴洛克时期的阅读影像中，读者常常身在黑暗之中，通过借助烛光或自然光进行阅读，绘画整体色调偏昏暗，但却不给人压抑感，反而衬托出阅读环境的安静与阅读者的专心。18 世纪洛可可明亮华丽的画风中，身穿华丽礼服的宫廷人士手持书册阅读的形象让人感受到阅读的高贵典雅。19 世纪浪漫主义时期绘画轻快的色调以及读者慵懒的姿态又给人一种阅读的轻松愉悦之感。

图像视角下的西方阅读史以图像弥补了在文字阅读史理性描述中所缺失的感性认知和体验反馈，使得阅读史的演变不再只是读者、读物、阅读介质和教育水平等因素在逻辑上冰冷的拼接，更加立体化地呈现了不同历史时期阅读的风貌，传递了阅读的情绪与人文温度。

5 结论

阅读有其历史。阅读演变的历史不仅仅是读物、读者演变的历史，更是人类社会思想演变的历史。图像视角下的阅读经历了一个从宗教延伸到世俗，从精英到大众的演变过程；女性社会地位、教育水平的提升以及女性形象与阅读行为在象征意义层面的契合共同推动了 17 世纪以来女性阅读形象的兴盛。总体而言，图像视角下的阅读史立体化呈现了阅读史的发展演变过程，具有以人物为中心进行叙述的特征，宗教主题的阅读贯穿始终。

正如彼得 · 伯克在其著作《图像证史》中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忽视了图像、艺术家、图像的用途和人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看待图像千差万别的态度，就将会面临风险。本文在尝试通过西方画作中的阅读影像再现阅读发展和演变历程的过程中，深刻体会到以下因素对“图像证史”的影响：①时代因素。从物质层面看，不同时代的绘画技巧、所用工具存在差异，这些因素直接影响了绘画的最终表现形态。从精神层面看，绘画是创作者对世界认知的表达，而创作者的认知又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时代的精神土壤。②绘画目的。绘画作品除了是画家自身思想和情感的表达外，也是许多画家谋生的手段。绘画作品的赞助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由社会上层阶级担当，绘画作品在呈现上很大程度体现了这一阶层的喜好。到了 17 世纪，艺术的赞助者由贵族和教会转向了大众，艺术作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商品，这时绘画的创作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市场喜好的影响。③绘画加工程度。绘画艺术从画家看到或想到再到最终通过画面呈现的过程伴随着艺术家的不同程度的艺术加工。艺术加工的程度受到艺术家所要表现的主题和艺术家个人风格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其最终结果是画面上不同元素描绘的细致程度和抽象程度。这种绘画加工程度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画作的写实性，因而以其为基础去论证某些观点或事实前需要先对绘画所呈现的内容做出甄别。因此，借由图像呈现的阅读史，本身就是画作者主观所再

现的一种多重时间观叠加的现实:所有的阅读史本身不仅是文本与读者的相遇,亦是过去与当下的相遇。

参考文献:

[1] GUGLIELMO C, ROGER C. A history of reading in the west[M].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2003.
[2] 费希尔. 阅读的历史[M]. 李瑞林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3] 王龙. 阅读史研究探论[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1(1):17-20.
[4] 彼得. 图像证史[M]. 杨豫,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5] 哈斯克尔[M]. 孔令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6] 王波. 中国古代传世画作中的读书图初探[J]. 图书馆,2015(2):10-16.
[7] 赵林. 西方宗教文化[M].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7.
[8] 李丽. 浅论古罗马妇女地位[D]. 曲阜:曲阜师范大学,2011.
[9] 王臻. 14-17世纪东西方女性地位对比与分析——以明代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为例[J]. 短篇小说(原创版),2018(5):85-86.
[10] 雷璨铭. 论西方绘画中女性形象的发展和象征意义[D]. 北京:中央美术学院,2012.
[11] 王柯平. 希腊遗教艺术教育与公民德行[M]. 南京:南京出版社,2014.
[12] 龙迪勇. 图像叙事与文字叙事——故事画中的图像与文本[J]. 江西社会科学,2008(3):28-43.

作者贡献说明:
许欢:提出研究思路和论文大纲,论文定稿;
罗永航:资料采集与分析,论文初稿撰写与修改。

Study on Reading History with Western Painting

Xu Huan　Luo Yonghang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western reading history with western painting as the starting point,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western reading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ages, and to practice the research path of using pictures to prove history,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reading history. [Method/Process] Taking 588 western paintings on the theme of readi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using the image analysis method, on the basis of sorting out and depic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western reading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ages, it analyzed the evolution of cognition of reading behaviors in different times, and finally summari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estern reading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ages. [Result/Conclusion] The western reading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ages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aracter-centered narrative, and religious themes are read throughout. The use of painting works to study the history of reading should consi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factors of the times, the purpose of painting and the degree of artistic processing.

Keywords: western reading history　reading culture　image research